

吾乃男兒身，何來女人心？—就讀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生文化初探

曾碩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教師

摘要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以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為研究對象，經由學校整體生活經驗的檢視，瞭解其文化符碼與學習生活，並為教育場域所存在的性別再製之教育形式作反身性的思考。面對社會的性別期待，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學生透過展現男子氣概來回應所處的學習環境，形成獨特的男學生文化，以主動及創造性的方式來面對學習環境中的傳統觀念，「屌人」為群體的文化符碼，對外則以較文雅的近似音「島人」稱呼。本研究從男學生進入非傳統科系的歷程性瞭解，刻劃出學生的想法與行動，並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去解析，以發掘群體內部差異來檢視社會結構性別不均等的議題。本研究關注學生意圖轉變社會結構的行動策略，透過男學生文化之描摩，使教育場域的性別議題能夠有更深一層的省思與改變。

關鍵詞：學生文化、男子氣概、非傳統科系、性別



We Are Boys, Why We Live With Girls? The Student Culture of Boys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the Normal University

Shou-Yen Tseng

Ph.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er, New Taipei Municipal Hai-Shan High School

Abstract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research takes boy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inspection of the school's life experience, we understand their cultural codes and learning life, and are the basis of the gender reproduction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e educational form is reflexive thinking. Facing the gender expectations of the society, boy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normal colleges responded to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formed a unique boy student culture in order to show masculinity, trying to respond actively to the cold in society, and to face the traditions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a creative way. The cultural code of the group is 'Chinese Wicked Ma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boy students entering nontraditional major departments, depict students' thoughts and actions, and analyze them 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explore differences within groups to examine the issu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social structure for demonstr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students' intention to change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boy students' culture, the gender issue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have a deeper reflection and change.

Key words: Student Culture, Masculinity, Nontraditional Major, Gender



壹、研究源起

肌肉化之而為山 毛髮易之而成林

口水噴之流成溪 筋骨幻之便科森

「大哉雍之為壯哥也，巍巍乎，唯肌為大，唯雍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肌肉。」

(非正訪 20200809 听)

這是一段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生透過改寫典籍而來的文字，呈現出男性身處於以女性為主的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文化展演。唸中文、教國文，在傳統父權體制的社會下，鑽研文學的男性常被外界視為陰柔的表徵。在此情況下，這群身在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往往需要兼顧父權體制所賦予的男子氣概，又要蘊含文學想像的浪漫陰柔氣息，獨特的文化就油然而生。

這群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坐在教室場域內，閱讀著源自於中國傳統淵遠流長的文學著作，曾幾何時，書中的大文豪個個都是豪放飄逸，再不就溫柔婉約、清新脫俗的大男人。傳統性別觀念，讓能讀書、可讀書、會寫書的人都是男性，歲月的流轉與社會價值觀更迭，傳統的性別價值觀難以脫去，可是這些「舞文弄墨」的事，早已皆非男性專屬矣！「文學」漸漸被視為女人家在從事的工作，進入文學科系的男性，每每面臨價值上的衝突：大學講堂上，回顧經點的文學著作，歷代大文豪皆屬男性，可是這些男學生回頭環顧教室，卻總是被女同學包圍，成為萬花叢中的一點綠。想想未來，從以前中小學老師，甚至是國文老師，感覺起來都是女性為首的職業與領域，身處於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學生，在充滿價值矛盾的場域裡，往往需要發展出有別於傳統的行為，來顛覆或傳承，過去傳統與未來現實在他們身上所設下的枷鎖。

然而，男性進入非傳統性別科系及生涯的情況，已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而女性選擇非傳統的科系或生涯，在過去十年逐漸的被承認與重視，但是，相同的情況並不能用來說明男性的選擇(Stenberg & Dohner, 1992)。過去的相關學生文化研究多聚焦在中學學生文化，然而「文化」的型塑是透過特定的一群人在其特有的領域創造而產生，不同階段、階級、性別、族群與階級及學校環境的不同，學生也會發展出不同的學生文化。再者，時間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更迭，師範院校學生文化的型塑與詮釋，可以充分反映學生面對社會生存與發展的自我定位。



「非傳統科系」即是將全國各科系所相同性別少於百分之三十的科系所認定為分傳統性別系所（甯靜瑩，2000）。因此，「女性選擇非傳統科系」就是指女性選擇傳統上被歸屬於男性的學科領域，例如電機、機械、工程與建築，而「男性選擇非傳統科系」就是指男性選擇傳統上被歸屬於女性的學科領域，如文學、護理、幼教與家政等。學生就讀性別非傳統科系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取向：

一、男性進入非傳統科系的研究多集中在護理方面

相關研究顯示，由於社會傳統認知，男性角色的工作之附帶價值高過於女性角色，因此背離其性別角色的男護生在學習與就業的過程裡，往往比女護生遭致更多的壓力與挫折，也會面對較多的偏見與負面的評價（楊政議，2000；曾雅玲，1997，2000）。

二、針對女性進入非傳統科系的發展作探究

在檢視某種性別，進入傳統認定專屬於特定性別的工作領域，一定會成為非主流群體的迷思，具有論證、改變與超越的空間。謝宜家（2000）研究土木科系大學畢業女生進入營建業的發展，其發現以男性為主體的營建業中，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較高，工作以規劃設計為主，並且較少涉入工作、工地管理的領域，而且薪資也沒有居於劣勢，並不像社會刻板印象下，女性進到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場域，就會受到歧視與差別待遇。上述研究之可貴就在於戮力去發掘非傳統中的成功典型案例及其關鍵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從男學生進入非傳統系所的歷程性瞭解，先就他們的想法與行動作整體性的瞭解之後，再將之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去解析，並發掘其中的群體內部差異，以檢視社會結構性別不均等的議題作論證，也可關注到學生意圖轉變社會結構的行動策略，才不會忽略男學生在非傳統系所的學習領域爭取學校成功之典型，透過男學生文化之描摩，使教育場域的性別議題能夠有更深一層的省思與改變。

在父權體制的運作下，男性與女性不論是在家庭、求學過程或工作場所之內，都會被區隔在其性別角色合宜的位置內，就像「男班長、女學藝」、「男偏理、女偏文」、「男老師負責行政、女老師負責教學」，從家庭、學校乃至社會的運作，都依循著已經被「區隔」的性別角色。就如同本研究中師範院校的中文系所內，多被認為「老師」是女性從事的職業，而「中文」是女性就讀的科系。顯見，進入「女性化科系與職業」的男學生詮釋性別角色地位的方式，也會受到整個父權社會體系的影響。



性別角色扮演在教育場域中不難窺見，傳統對男性與女性的形象論述中，臺灣多數人的受教經驗，中小學升旗典禮講臺上站的多半都是男校長，而臺下帶班的多半都是女老師，班級當中的體育、勞動、管理性質的工作都是由男性負責，而藝文、輔助等靜態活動的事務都是由女性負責。雖然教育場域的性別角色會逐漸轉變，男生與女生能夠擔任迥異於傳統性別氣質、角色的工作，但是傳統與改變的過程中，學生勢必需要發展出一套適應的機制從而改變自我認知及行為模式。因此，教師被視為女性化特質的工作，使得師範院校的學生及中小學老師的比例，多半呈現女大於男的現象。就如同臺灣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教師工作，由於教職與母職的性質接近，使得多數女性會進入教職領域，使得教師這個職業的性別比例產生比較懸殊的現象（謝小苓，1995：203-204）。

從男教師的研究可以瞭解男性擔任教師工作的想法與觀點，但是若能就大學的師資培育階段探究師範院校的男學生是如何面對社會「女性化」的指稱和即將面臨的女性為導向的教師工作，如此一來，將更能彰顯教育過程的價值觀念傳輸，及更瞭解男生從學生即將過渡到教師的觀念調適與行為模式之轉換。男學生不僅要面對未來教師工作是以女性為主體的性別隔離場域，男學生的調適與轉換就需要更進一步的瞭解與探究。

學生可能創造出各式的文化，來抗拒他們所意識的性別角色之結構性障礙，以尋求反再製的可能。在此基礎上，透過發掘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文化，為教育場域可能存在性別再製的教育形式做反身性的思考，也能從學生的角度去瞭解，學生是如何解讀大學至研究所的教育階段所存在的性別隔離現象，他們又是以什麼樣的想法與行動去面對此現象。

貳、文獻探討

一、Willis 文化創生理論的「抗拒文化」

若從衝突論的觀點，學校系統反映了來自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而弱勢學生帶著家庭或社區的弱勢群體文化進入學校，因而與學校的社會主流文化產生形式與程度上的矛盾，學校系統未能讓支配團體的優勢合理化，而使校園產生衝突或是對抗強勢團體的現象。此時，學校與學生之間不再是支配與順從者的角色關係，學生文化成為文化衝突與對抗下的產物，此以階級抗拒理論為代表的研究，則屬 Willis(1977)研究英國勞工階級學校小伙子(lads)的學生文化最為典型。



這群學生將學校視為壓迫他們的權威，傳遞以學業為導向的學校文化，為了要凸顯自我的特色與文化，勞工階級學生便以「突出」的穿著打扮、打架喝酒與閒散的上課態度，來區別自己與學校其他「應聲蟲」(ear`oles)學生的不同，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反抗學校體制壓迫的勇氣，就認為自己將比那些順從聽話的學生更成熟且優越。這些學生受到勞工階級父母工廠文化(shopfloor culture)的影響，重實用而輕理論且強調肌力的優越感，認為學習心靈層次的知識，反而會強化自己被迫接受服從與順從的威脅而喪失自由。

因此，這些學生往往逃避學校教育智力、抽象學術知識的訓練，甚至拒絕學校文憑，想積極投入就業市場追求父親在工廠文化中所展現的力氣與支配力，但是最終仍難逃階級再製的命運。Willis 企圖去質問過去社會再製理論，結構與能動分離的問題，並提到勞工階級男性的抵抗是為強化自己的社會地位，學校勞工階級學生對抗社會主流文化，是學生主動性創造選擇的結果，反映出社會結構與微觀師生互動之關聯。至此，文化被視為一種實踐的系統與生活的方式，並且由特定階級行為、社會群體環境與社會意識聽和結構力量，共同交互作用下所型塑而成（林昱貞，2002：7；Giroux, 1983: 257-293）。

Willis(1977)所帶動的學生文化創生理論的觀點，強調了面對社會結構霸權的壓迫及社會文化再製時，學生個人所展現的主體能動性，其發現學生具有洞察(penetrate)社會結構宰制的能力，因而發展出抗拒的學生文化，但是最後的結果仍舊邁向社會與文化的再製。然而，如只單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從事學生文化研究，不免會陷入理論的迷思，使人懷疑文化創造的背後，仍舊難以逃離再製的命運。

然而，抗拒理論提出之後也遭致廣泛的提醒與批評。黃鴻文（2011）指出學生抗拒必須有對象與結構性的障礙，像是社會學重視的階級、族群和性別，因此，研究者必須要描述抗拒的對象以及面臨的結構性障礙，並解析學生在觀念與行動上的象徵意義，才能瞭解抗拒是否存在及其類型與意義。此觀點揭示本研究進行訪談與資料分析時，須留意不宜馬上斷定其為偏差或是抗拒行為，若能夠以脈絡化的資料來探究其內在理念，順利找到支配群體，是否有明確的存在或是具體傳遞以的價值觀目的，進而確認誰壓迫了學生？學生的抗拒對象又是誰？如此才能呈現學生文化的完整樣貌，抗拒與偏差才不至於被誤用。



二、男子氣概的理論觀點

Connell(2009/2011)從性別世界觀的角度提到，由於經濟依存度加深，全球性媒體的誕生，政治體系的彼此連結等，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全球化」，對於性別也有深遠的影響。新的性別秩序在我們眼前逐漸成形：就在勞工遷徙、跨國企業與全球市場、跨國媒體與國際化的國家結構之中。新的身份認同與運動應運而生，相關的新知識也在全世界流通。

本研究之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學生，有些人可能在結構的限制下，抑鬱難耐而發展出反抗中文科系的學習內涵，也有人可能服膺於結構進而沾染了女性化特質，帶著對應男兒的軀體卻內化女孩的心靈融入中文科系的文化，以爭取生存的空間。有些男生透過彰顯「男子氣概」來突破以女性為主的結構，適時的內化女性特質卻又極力維護男性應有的尊嚴，「男子氣概」就成為其中重要的轉轍器。

討論「男子氣概」時，普遍性的概念就在於預期男子氣概是「男性應該有的特質」；根據Calhoun(2002)所編的〈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對masculinity的解釋，男子氣概是與男性相關的行為模式。它是文化的產物，會因為不同文化與彼此相異的要求和規範，而具有為數甚多、樣貌相異的形式。

而Connell (1996)認為男子氣概具有多元(multiple)、層級與霸權(hierarchy and hegemony)、集體性(collective)、主動建構(active construction)、層次性(layering)、動態性(dynamics)，展露男子氣概原先的曲折紋理，但肯定了男子氣概多元樣貌的存在。Gutmann (1997)則是混合性的認為，凡是男性「所做或想做」的事情、男性認定身為男性「當作與當想」的事情、具有「鐵漢特質」的男性，「男人中的男人」認為男子氣概與女性氣質是以關係形式存在，性別關係才是男子氣概組成的關鍵。由此可見，男子氣概探究已經觸動了個體社會建構、身分認同及性別角色等各種動因，群體成員間的互動模式與微妙關係，如實反應了男子氣概的認同差異與磨合。更進一步就必須要觀察男子氣概的表現，以捕捉個體「為何認定」和「如何認定」的內心思欲，以及「為何行動」與「如何行動」的外顯行為，才能對男子氣概的整體形貌有所瞭解。

社會動因建構出錯綜的性別關係，將同步調節性別組態與男子氣概的內涵，若能回溯性別關係並瞭解調節此關係的因素，便有助於男子氣概內涵的整全勾勒。從Connell(1987)提出範疇(categorical)與日常作為(practice)理論，可區分並解決其間的問題。就範疇理論而言，其是以預設的(persuppose)範疇來探究，其會先假定性別的形式，並且常以男生和女生在權利與興趣上的衝突做區別。整體而言，這



種形式是著重於描述性別之間的關係，卻沒有去說明這樣的理論或範疇是如何形成，也沒有就性別內在的區別與差異作說明，因為他們都假定典型的男性或女性都會擁有典型男性或女性應有的態度或特質(Holland & Quinn, 1987)，這樣的形式盛行於一般認知、文化模式或社會科學理論當中。深究兩者的取向，日常作為理論的優點在於較能容納性別內部的議題，正如探究階級須解釋階級間與階級內的挑戰，瞭解性別也應具有解釋性別間與性別內爭議的張力，解釋力道似比範疇觀更為延密。因此，日常作為觀點較範疇觀更能容納多種複雜的情境，也能瞭解性別定義非天生賦予，結構並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由歷史性的脈絡所組成，當性別在面對不同社會利益團體支配的情況下，就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去建構個體生存的意義。

Horvat & Lewis (2003)針對黑人女高中生進行研究，他發現成績優異的黑人女高中生，之所以隱瞞自己的學術成功，並不是害怕遭到黑人同儕的排斥，而是為了保持低調以保護黑人朋友的感受，他們發現學生的觀點與行為展現，往往取決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同儕團體及情境的差異。此理論觀點及相關研究提醒我們在從事文化研究時，必須留意群體內部的差異，就如同本研究不能假定進入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都具有特定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質，否則就會落入了預設的範疇中，過去這一類的研究很容易就會認為特定性別在進入異性為主的場域就勢必受到壓迫或隔離。本研究希望把性別社會化、性別隔離等現象視為一種結構，藉由男生群體所可能具有的內部差異性特質，或許就能突破、超越該社會結構，亦有可能是再製結構。因此，日常作為理論發掘群體內部差異的觀點，不啻為瞭解男生群體在面對社會結構時那些時間點進行突破，那些時候進行再製的最佳途徑。

在臺灣的校園中，郭怡伶（2005）研究國中學生的阿魯巴活動，分析臺灣校園裡建構出的男子氣概，如何藉著一次次的男性團體儀式，凝聚、加強本身也提醒其他團體裡的男性，並在團體裡彼此監督、甚至彼此監視。這表示男性對本身追求男子氣概的不安或不確定，需要藉由次數頻繁的凝聚儀式來安定或肯定自己，內化男性對男子氣概的追求。學生的活動除了隱含所屬性別的內在壓力，鄭英傑（2007）以學生的遊戲為主題進行分析，發現學生的遊戲除了具有性別分野，還具有階級差異，遊戲中同儕、性別、學校脈絡與階級等因素互相交錯，突破以往認為學生遊戲中的影響因素是平行陳列的觀點。因此，我們在關注學生的活動具有性別差異之餘，也應同時敏感地覺察其他因子的發酵作用。



透過與環境的互動，個人可能發展出某些共同的觀念及行動方式，是以，本研究欲從「文化」的角度來探尋師範院校男生的教育經驗，因為他們面對著以女性為多數的學習環境、被認為女性為主的學習領域，在認知自己是「男兒身」的情況下，卻意識到環境總是強化著「女人的氣息」，使他們不僅要強化自己的男子氣概，為了求取生存空間，有時卻也要適度的拋棄男子氣概而融入女生群體。

三、就讀非傳統科系的學生之相關研究

在選擇非傳統的情況下，男性與女性在就讀非傳統科系時，在與傳統價值不連續的情況下，學生就勢必需要以「有別於性別傳統」的生存在此非傳統的科系中。曾雅玲（1997）曾經指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男護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讓男學生在臨床實習過程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如某些醫院不接受男護生實習婦產科單位、質疑男性為何要學習護理等，導致男護生在學習過程因為性別的緣故產生壓力與挫折。在學習方面，男學生的學習情緒易受影響，導致缺課、甚至準備重考，如果勉強完成學業的學生，仍然會選擇轉業甚至投考其他研究所，造成了教育投資的浪費。而 Etzkowitz(1971)、Segal(1962)的研究也發現，男護士對於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相當困擾，而且常常感覺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可是，這類研究卻多只是描述男護生在社會極受教育階段所遭致的壓力與負面觀感，卻鮮少提及他們是如何在兼顧學業與未來工作的情況下，是如何調節自己的性別角色，解決在環境所面臨的問題。

李惠恩（2001）就曾經探究大學家政系男生的學習經驗與調適歷程，其發現男學生在環境的適應上，因缺乏男性楷模角色且同性友伴支持較少，所採行的策略是建構出自我信念來突破傳統觀念，並且將大學家政系視為一種興趣而非未來可從事的生涯選擇。但是，其整個研究卻只是單一的以微觀取向的調查，只就家政系男生個人的學習成長作瞭解，並未就學生個體行為與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作解析與連結，使得整個研究看起來，男性永遠被看成是家政系領域中的外來者，男生永遠都只是身在家政系以女性為導向的氛圍中，沒有見到男學生發展出什麼樣的行動來回應父權體制的社會結構及女性為導向的學習領域。而且在性別刻板印象的作用下，當男性走入了非傳統的科系與領域彷彿就是進入了死胡同般，毫無個體能動性可言，也沒有見到該領域的男性是否有群體內部的區別，使得該研究無法就社會結構之性別不均等的現象作深入的解析與論證。

本研究在檢視這群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學生時，從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不應過度的只單從父權體制的結構壓制下去檢視他們的行為，而是透過學



生行為的整體性刻畫與瞭解之後，再進一步的與社會文化脈絡作連結，才不會忽略了男生在進入非傳統科系成功的典型及意圖轉變結構之行動策略。然而，研究者認為，男性進入非傳統科系的學習過程，不僅要在結構下看這些男性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也應該去發掘男學生在教育場域裡，是如何透過具體的行動去顛覆、翻轉或是再製這樣的性別社會化所賦予的特質與角色。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透過研究源起與文獻探討之說明，茲歸納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 以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生的主體性觀點，呈現其學校生活的各面向經驗，發掘他們回應社會結構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符碼與生活形式，以解析觀念與行動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
- (二) 瞭解男生在父權體制社會卻處於女性為主的師範院校中文系所之生活經驗，為社會及教育場域可能存在的性別再製之教育形式作反身性的思考，以作為未來發展性別教育或反再製教育的基礎。

二、研究方法的選取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針對現今就讀師範院校中文系大學部的男學生，將文化生成、定型與轉變作歷程性的瞭解。本研究則以主位(emic)的概念研究取向，用詮釋理解的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探究田野報導人的主要觀點，掌握學生文化的整體性，再兼以客位(etic)的概念方向，採納相關理論來分析其觀點，也避免使文化分割成數個元素之缺點（黃鴻文，2003；武曉梅，2004），因此，以男學生的自身經驗出發，從師範院校中文系所之同儕、師長與學校、家庭的文化脈絡資料，藉以瞭解學生觀點來源、行動依據及其對情境定義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構築出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生文化之整體性的樣貌。

研究者透過研究的初步構想，並根據研究的方向閱讀相關文獻而聚焦，過程中也可能修正或轉變研究問題。待進入田野之後，之前所發展的研究問題與閱讀的文獻，當隨著田野資料不斷的增加，經由研究者不斷的反思觀察與訪談記錄藉以產生修正問題與方向的空間。本研究在選擇以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的男生文化為研究方案之後，即確認以學生文化的研究方向，開始透過文獻的閱讀，蒐集學生文化、社會學理論以及其中所交織的社會性因素，諸如性別、階級或族群等課題。



並且讓現場所蒐集的資料作為整個研究的重心，透過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者可能再重新去調整文獻的議題與方向，讓現場的資料說話，使整個研究呈現一連串反覆循環的過程。

三、研究對象與脈絡

動態的文化研究除了能貼近學生生活的現實，也較能真實的反映學生的觀念與行動策略。由此，研究者遂選定畢業於師範院校中文科系大學四年級的男生為研究的對象。選定大四的男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原因在於，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讓學生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活經驗，以凸顯男學生受到其系所文化之影響，描述其學業學習、生活、升學過程與未來就業選擇的想法與經驗，呈現一連串文化生成、定型與轉變之歷程，其過程是具有變化的可能性，而非單一時間定點的文化展現。

本研究以北部一所師範大專院校大四男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的觀察與訪談由2019年9月中開始至2020年8月底結束。每週進行1到2次的課堂與課後生活觀察，每次大約2小時，每次均包括課後及活動後30分鐘與學生、老師間的閒聊，在觀察過程中，研究者隨機進行非正式訪談。並於2020年6至8月間對四位報導人分別進行五次正式訪談，每次訪談約1個小時。本研究對象之4位男學生為該系同班同學，全班有40位同學，共有8位男生、32名女生。研究資料分析時以文同學、成同學、昕同學與奕同學稱呼，本研究所有引文中「研」係指研究者，「文」、「昕」、「成」和「奕」係指文同學、昕同學、成同學及奕同學。

在高中升大學的過程，有2位同學（文、昕同學）是透過申請入學、2位同學是透過指考（成、奕同學），家庭社經背景上，4位同學父母中均有其中一位為為公教人員。畢業成績的分佈上，2位同學（文、成同學）為班級前10名，2位同學（昕、奕同學）為班級10至20名間。之所以選擇這4位男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透過參與觀察的過程，這4位男學生常常在課堂勇於表達自我想法，並常與任課老師討論人生與就業相關議題，遂於2020年2月新學期起，在學生的同意下，成為本研究焦點的研究對象。

四、資料分析與編碼

在從事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過程中，資料的分析和蒐集是同時進行的，本研究將針對學生對於課堂學習、課後活動、未來發展之各面向的討論，在不斷閱讀資料的過程中，即透過深度訪談資料中所呈現的觀感、詮釋方式、想法與行動，



逐步的針對現場資料所凝聚的主題進行編碼與建構分類類型，讓現場資料成為整個研究分析與詮釋的依據。透過資料的分析和編碼整理後，每批資料均加以編號，由於非正式訪談多是隨著觀察的進行而產生，因此，非正式訪談的資料分類獨立於深度訪談與觀察的資料，以便於管理和日後分析時使用。本研究的資料編號方式如表 1。

表 1

資料編號與呈現方式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編號方式	內容說明
非正訪	非正訪 20200809 昕	2020 年 8 月 9 日對昕同學進行非正式訪談的紀錄
深度訪談	訪 20200806 文	2020 年 8 月 6 日對文同學進行深度訪談的紀錄

肆、研究資料與分析

一、文化符碼：「島人」

Arnot(2003)的分析與 Willis(1977)研究顯示，語言是男性文化裡一種非正式的資源，是一種風格表現，也是對階級文化抗拒的一種形式，在惡作劇或是玩笑話中，存有大量值得研究的符碼與價值。本研究男學生就讀中文系的過程中，從大一下開始，從同學到學長漸漸成為一個團體，這個團體都會對內自稱為「屌人」，對外自稱為「國文島人部隊」。這個群體大家常以「屌人」相互稱呼，可是在面對師長時大家常以近似的音「島人」自稱，成立了一個虛擬的社團叫做「島人詩社」，衣服上的字還是請系上老師用毛筆字提的。過去我們的印象中，很厲害的人我們都會稱這個人「很屌」。「屌」字帶有充分的勇猛、果敢的意思。可是在中文系屌人群體中，屌人的意義可以有更多元與不同面向的解釋。

（一）屌人是抵抗傳統的人

中文系有個傳統就是大家要背很多很多詩、詞、曲和文章，在試教的時候老師都會要求同學要有既定的步驟與程序，舉的例子要夠「高尚」、「文雅」，要跟課本類似或是一致。

研：中文系的男生算少，你們都怎麼稱呼自己。

文：其實不好聽，就大家最熟悉的男性用字：「屌」，屌人。

研：在很多地方都會聽到，有沒有哪個點是你們覺得最足以稱「屌」的。



文：一般稱「屌」是厲害的意思，但我們在中文系就是不能學習傳統，特別是「背」這件事。那樣真的很死，一種水泥腦袋。

研：可是中文系不是很多這種課嗎？

文：沒辦法囉，能逃就逃，有時候翹課，不然就是裝病，很多啦，有時候志氣比較重要，「屌人」嘛！抗議一下來到壓抑的地方。

（訪 20200806 文）

面對千篇一律的古文，多數老師的要求都還是認為要「背」才能通曉文章中的意義，漸漸的型塑我們的認知，認為「背」就等於「傳統」，因為老師常說「以前」他們都把哪部典籍從頭背到尾，為什麼現在你們不能？這樣的現象在學校極為常見，學校教育常有意或無意地、直接或間接地傳遞偏頗的性別意識型態，複製父權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偏見或歧視，加強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文化價值與權力關係（楊巧玲，2007）。

面對老師以自身的經驗來壓迫同學，屌人群體常常是能逃就逃，能拖盡量拖，這個群體對於老師說自己以前多麼的會背，都感到不以為然，都會認為「背」等於「死腦筋」、「背」是水泥腦袋做的事情。在這個群體的認知中，「屌人」是「現代性」的新青年人，所以只要不會危急到會使自己被老師當掉，都會採取拖延、避開、假裝背不起來或裝病缺席等消極反抗的方式，來反抗老師口中以前他們「背」的「傳統」。

（二）屌人是真的男人

屌人群體會唾棄那些看起來陰柔的男性同學，甚至以鄙視的語詞描述男同性戀同學為「GAY 砲」，特別是在周遭如果有作為女生的男同性戀同學，屌人更是會遠離他們，以避免自己被群體歸類為娘娘腔或是 GAY 砲的一群。

研：你覺得在中文系裡面所有男生都是「屌人」嗎？

成：當然不是，但大概九成都是。

研：那另一成呢？

成：陰柔之人，不文雅的說法叫「GAY 砲」。我們都會避免自己變成那一群。

研：為什麼會這樣區分呢？



成：我們這些自稱屌人的人對自己還是會有刻板印象，「要是真男人」，情感要自己面對、內心感受要多起來，不能太軟弱，這就是我們。

（訪 20200806 成）

大家在私下相處時，幾乎都不談論私人的情感或是內心的感受，談論的話題都是圍繞在球賽、電動、今天遇到那個女生長的正，關於心情、個人的情感大家都保持一種默契應該要自己處理，不會拿到台面上來共同談論，把談情感與說內心話定義為女生才會做的事情，而凸顯屌人不會像女生一樣，刻意區隔以展現出「我們是真男人」的氣概。

二、彰顯男子氣概的觀點與行動

為了要抵抗系上很著重「背」的傳統，想要在以女生為主的科系中，避免自己被貼上這個系的男生都很娘的稱號，屌人群體在面對課業、師長與女性同儕都採取了不同的策略與行動。在這個群體眼中，他們會認為系上有如吟風弄月般的課業是可以輕鬆應付的，如果需要花太多時間來做他們所認為「死腦筋」的功夫，他們都會找方法來克服。面對師長時，不僅尋求師長的認同，以保存這個群體所堅持的信仰不致於被瓦解。群體在女性同儕面前仍符應環境中對於男性作為謙謙君子的期待，只在男性同儕為主的場合中才以「屌人」作為男性彼此認同的價值，從觀念的形成、行動與策略的生成到尋求認同的過程中，都依循著抵抗傳統與找回男性尊嚴的脈絡持續發展。

（一）面對課業－我們是聰明的男人不應該背書

「屌人」群體面對課業的學習走的是「中庸」路線，如果群體裡面有人過度認真於課業或考試，會被大家認為沒必要，考試有這麼難嗎？之類的疑問。可是如果過度消極都不去上課或是作業老是遲交，也會被這個團體所排擠。屌人群體所表現的學習態度是遊走於盡量在課業上有好分數，可是也想要過悠閒的生活之間。

研：但是唸書的過程當中，課業還是很多要背啊，要達成的標準，你們是怎麼面對的？

昕：我們還是會在意分數的，但就是討厭背和傳統。

研：可是不可能每次都這麼順利吧？不用背可以永遠背離傳統。

昕：有時候就會作弊呀，耍小聰明，偷偷作弊一下。



研：作弊不是永恆的方法吧？

昕：就是追求一種「現代性」，努力掙脫傳統，所以作弊可能已經不是罪過，已經是一種爭取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的掙扎！

（非正訪 20200809 昕）

對於「傳統的」背書這件事視為是一種唯唯諾諾的工作，不是男生應該做的事情，也不是聰明人應該做的。屌人群體也是以獨特的作弊方式，來彰顯自己不背書也是有道理，或是背書考默寫時，認為自己的作弊方式很炫，沒讓老師發現，以「小聰明」或自己是具有現代性的；而背書的人都是死板、無趣且腦袋僵化的人，來為自己平常不太認真的事實找尋解釋的理由。

（二）面對師長—我們是「寶」要創意和別人的認同

「屌人」在面對師長時並不會抗拒或遠離，因為還是有部分教師會覺得班上只有這幾個男生，告訴女生要好好和這些男生相處，因為這些「男生都是寶」。這樣的認知會讓屌人們覺得，老師對於男性是善意的，屌人就更加覺得自己不僅是寶，而且要做個有獨特性的「寶」。

研：那平常在系上或班上，你們跟女同學和老師的相處如何？

奕：他都說我們只有幾個人，是「寶」啊！

研：你覺得他們說你們是「寶」，象徵了什麼樣的意涵？

奕：既然是「寶」，就要和別人不一樣。

研：你們所說的別人是指誰呢？

奕：就那些乖乖牌啊，我們不是乖的，但還是要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認同，所以「寶」真是恰到好處！

（非正訪 20200802 奕）

這群人上課在看到一些女生同學很認真的一步步照課本教書，都會認為他們很「死板」、太聽話，不夠「屌」。「屌人」群體上台上課舉的例子都喜愛以身旁同學發生過的糗事，或是以嘲笑哪位老師作為例子，或是教國文時就故意要用英文來解釋，去表現和別人不一樣，要讓師長覺得這個團體很有創意、頭腦很靈活。屌人們常會認為這才是有創意，這樣才夠屌！



Máirtín Mac an Ghaill (1994)便提過男學生因為各種原因而組成一起行動、討論功課或玩樂的團體，可能只是讓彼此覺得有安全感，男學生們其實對同伴的瞭解甚少，若想交到肝膽相照的知己，必須跨越社會建構的性別藩籬，赤裸地顯露過去不曾對別人展現剖析的內心世界。男性在親密關係上的孤寂，遠比我們所想像、比男性本身所知覺的還要強大。由此，男學生們彰顯出「寶」的性別符碼時，目的可能是為了凸顯盡力尋求師長認同這個群體的存在，以避免這個群體遭到毀滅、排擠而能夠「安全」的存在。

(三) 面對女性同儕—我們是君子也是真男人

面對女性同儕時，屌人團體會盡量避免用到「屌人」這個稱呼，大家的考量是由於這個詞語並不文雅，所以在面對女性同學和師長時都是以「你這個島人」作為代號來稱呼彼此。因此，使用的時機多半是在男生與男生私下互動時才使用，或是以男性同學較多的場合才使用，究其原因可能與中文系的氛圍中仍必須展現出「君子」的態度有關，稱號的使用常常只是在男性同學私底下打招呼、聊天才會使用。

研：那你們在老師或女同學面前也會自稱「屌人」嗎？

文：其實不會耶，都是私下叫的。

研：不願意公開稱呼的原因是什麼呢？

文：其實還是希望能被認為還是「君子」，屌人雖然剛強，但中文系的彬彬君子還很重要的！

研：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文：這樣可以讓我們繼續生存，檯面下是真男人，檯面上要被視為君子，這就是我們的生存之道。

(訪 20200602 文)

在女性同學面前，環境寄予男性要當君子的期待，掩蓋了屌人群體想要藉由「屌人」來突顯男性特質的動機與行為，即便作為君子和作為屌人沒有必然的衝突，但是受限於「屌」這個字可能是不盡文雅的，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作為君子必須彬彬有禮的特質。所以屌人群體在面對女性同學時仍是在找尋他人認為「我們是真男人」的認同與自己想作為「女生眼中的君子」之間不斷的做抉擇。就如同 Dalley-Trim(2007)認為許多男學生為了要在學校裡與教室內成為一個容易被辨

識的「異性戀男性」，往往需要藉著肢體語言和行為動作區隔自己與同性戀和女性的不同，卻也容易在校內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一群，然而對男學生來說，這卻是他們的一種身分證明。

在信仰轉化為行動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矛盾，讓屌人覺得有些男性老師既然活過了傳統，為什麼他們到現在卻仍舊意氣風發，符合自己所期待的男性典型？而老師的態度有時候正好成就了屌人群體的理想認知，卻可能危及到自己找回男性尊嚴的立意，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三、性別與職業的想望

（一）關於傳統與現代—一段愛恨交雜的情感

「屌」一個帶有男性深刻意義的字詞，試圖找回作為男人的價值與抵抗這個環境中所寄予的傳統。不難發現屌人在認知中文系傳統時，將背書視為傳統，至於面對禮教、君子等承繼傳統而來的社會期待，屌人抗拒的意味不若反抗背書來的明顯。甚至會亟欲在女生面前展現出謙謙君子的一面，在課堂與老師面前尊師重道，這也許和屌人們的自我期待與延續生存有關。

研：你們想追求現代背離傳統，又想要扮演好「謙謙君子」的風度，你們覺得這兩者之間有沒有矛盾？

成：我覺得我們雖然想背離傳統，但還懂的尊師重道是重要的。

研：照理來說，我們會把傳統和尊師重道連在一起。

成：應該是尋求一種「生存」，如果要「屌」、背離傳統，然後又被否定，那可能就注定沒辦法生存了。所以被認同、學習上要保持一定水準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研：所以被老師認同對於你們是很重要的？

成：應該就是一種「被認同感」，我們追求這種文化的價值，也要讓這個文化存在，不然就沒意義了。

（訪 20200723 成）

謙謙君子在理想上符合作為男性應有的氣度與風範；尊師重道的傳統，可以讓老師持續認同這個團體的存在，很明顯的，屌人的行動策略無法毅然決然的反對傳統或顛覆過去，事實上，屌人所追求的，只及於維持男性姿態與角色，同時也希望在中文系的學習場域中獲得認同。



（二）關於「你們很娘」與「你們是寶」——一個憂喜參半的稱號

在女性同學的口中不難聽見「你們很娘」的稱號，而女性老師的口中也很常聽見「你們是寶」的稱呼。「屌人」、「娘」與「寶」三者之間就成為了釐不清的印象。從屌人的行為中可以發現屌人亟欲去除外界認為自己很娘的認知，至於老師口中的你們是寶，就讓屌人們憂喜參半。被說自己是「寶」一方面可能帶有女性化的特質，以屌人們的觀點會覺得這樣被叫寶，實在有點噁心，可是被稱呼自己很寶，有時候卻又很興奮。因為在既有的印象中，說男生很寶，除了有稀少具珍貴性的意義以外，也隱含著你們很天真、很頑皮的意義。

研：在系上生存，你們是不是很在意稱號？

文：第一個，我們很怕被說娘，被說「娘」是萬萬不可以，但是感覺「寶」還可以，至少不會離「屌人」的概念這麼遠。

研：為什麼「寶」是還可以呢？

文：我們會覺得「寶」有一種天真、頑皮的感覺。所以啊，有時候我們在報告時就會比較調皮，試教時也是啊，「寶」有一種聰明和創造感。

研：所以你們是不是覺得大家對於「寶」的認知都相同？

文：其實應該有點不一樣，只是我們都在找一個聚集點，老師和女同學大多是在指我們的數量很少，但我們自己覺得我們是有創造性！所以這個「稀有性」和「創造性」還是有點不一樣，但至少有一點交集，我們還是會努力做好這稀少珍貴的寶。

（訪 20200805 文）

稀少性既然已經是固定的，而天真、頑皮的意義就給予屌人們很多再創造與實踐的空間，而這樣的創造性就彰顯在課堂報告的內容上、試教的過程中。以老師的角度看來，這群屌人是寶，你們是稀少的珍貴的；以屌人的觀點看來，自己是寶，是具有創造力的。事實上，兩者觀點的匯集仍能回到老師和屌人對於「寶」這個字意有不同的詮釋，而型塑出不同的觀點與行為。

四、小結

綜言之，屌人們排斥傳統就在於想要彰顯自己很聰明，因為在先天上屌人們就認定了背書是死腦筋才會做的事，自己是有創意的活寶；再者，排斥傳統要彰顯自己和女性不一樣，以去除外界對於中文系男性很娘的認知。他們必須非常明

白地證明自己是不帶脂粉氣的，有時甚至還要反女性(Máirtín Mac an Ghaill, 1994; Plummer, 2006)。就如同 Pittman(1994/1995) 認為男孩子從小就得偽裝成男子漢，但從來不知道要如何表現「男子氣概」才稱得上是男子漢，男孩們對男子氣概所散發的光彩與英雄事蹟激賞心折，卻也感到自身對此種形像望塵莫及。男孩心折男子氣概的英雄圖像之際，「男兒有淚不輕彈」、「男人不抱怨」、「男人不可顯露自己的弱點」、「男人不需要其他男人」、「男孩子就要像個男孩子」等日常話語，也漸漸鞏固男孩的行為界限：是男孩就要堅強。

而屌人群體想要在女性面前作君子，這和爭取認同與系上的男性老師的典範作用有很大的相關。基本上屌人把男教授視為君子，男教授是心目中作為男人成功的範例，既然作為君子可能成功又可以獲得認同，屌人群體意識到活在中文系的傳統中已經是既定的事實，除了消極的抵抗之外，君子可能就成為了在傳統中要成為典型男性的唯一出路。因此，性別意識的掙脫與對未來成就的期待，成為了國文屌人最主要的文化特徵。

伍、綜合討論

從上述呈現的資料分析，有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中文系所男學生的抵抗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

面對社會上對於男性就讀系所的期待，與學習環境中以女生為主體的教學取向，中文系男生就逐漸發展出獨特的文化，以對社會與學習環境做出回應，以主動性的回應來面對社會上的冷，以創造性的方式來面對學習環境中的傳統。「國文屌人」成為了這個群體的代名詞，也許眾多會很好奇，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這群屌人所堅持的信仰是什麼？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而讓自己有空間去型塑這樣的文化？

很特別的在社會上認為中文系都是女生的天下之餘，屌人所看到的是中文系的老師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男性（也許和大學的師資結構有相關），而部分的男性教師喜好飲酒作樂、豪放灑脫，在屌人的認知中，這些男性老師是「大學教授」又有自己理想中的「男人性格」，不管是在職業期待或性別認同上，都找到了歸宿，而產生一種我們在中文系可以有空間，要擴大空間的方式就是要學這群老師夠「灑脫」且做什麼都不要怕、要陽剛且敢於創造表達意見。



過去對男學生的種種行為，學校多半將男孩與危險、暴力、犯罪聯想在一起，認為他們的行為競爭色彩濃厚、深具侵略性與破壞力，因而採极管束的姿態來管理「壞的男孩」(Gilbert & Gilbert, 1998)。究其原因，或許可從男子氣概展現出追求權力、競爭與成就的心態，特別是這些男學生意識到自己就讀師範院校與文科系所的雙重不利，觀點與行為彰顯出諸多「受害者」的症狀。Meyenn & Parker (2001)便提醒到當男學生意識到自己雖然被視為新不利者(new disadvantaged)，但如果解釋男學生的新不利地位的造成是源於女學生的發展而相對減縮了男孩的空間，「男孩是受害者」起因於「女孩是受益者」，這種過度簡化的立場不僅加深性別對立，也強加「男孩在學校的活動和品行不端，與男子氣概相關」之罪。必須要能論證「反叛的男子氣概」與「該特質成為導引男孩行為的力量」之間的因果串結，才能有效幫助他們解決在學校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就此而論，雖然本研究的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知女同學人數龐大比例有極大落差，而且特質上善於背誦，認真且積極進去的特質獲得師長的愛戴，相較於男性更呈現高度服從的狀態，仍不應該以此因素歸結女同學是受益者，而男同學是不利者。

本研究中的男學生雖然沒有行為偏差問題，卻可以看見他們用「我們是寶」來美化了男生團體對於學業、課程的「使壞行為」，他們希望背離傳統因而考試作弊、走出死板因而脫離正規的教材教法，在在可見他們有意識的抵抗，並非因女同學受益而抵抗，就如同Willis的抗拒理論觀點，男學生因意識到社會結構所傳遞所學「非男性專長」及「無男子氣概」的枷鎖，不原意無條件且全然的接受支配群體的文化目標，試圖脫離支配群體的「文化邏輯」而創造了屬於男學生的特有文化系統。

二、中文系所男學生如何詮釋自我的行動？

在整個社會的認知中，進入師範院校的人都比其他非就讀師範院校的學生，在日後有大的可能會當任教職。而每個人的學習記憶中，教師多半是由「女性」來擔任，特別是文科的教師，因此，教國文、唸中文在社會的氛圍中，這應該是女性做的事，以國文作為大學的選擇，常常會被外界視為「異類」。

中文系所一個傳統又滿是古典的環境，閱讀的經典多半是上承中國儒家文化，從上課仍堅持對老師行禮問好中，可窺見遵守「禮教」成為了整個系的中心信仰。相信傳統成為了整個系的文化之一，而「背」就成為了復興、接近傳統的重要方法之一。「背」書，往往需要氣定神閒且從容不迫的一步步閱讀背誦，對於進入中文系的這群男生而言，面對生澀難理解的古籍文字，又需要很長時間看著同樣的東西不斷的記誦，不論是在內容或過程上，都是很大的痛苦。特別是會要求背誦的老師



多半是女性，而會要求背書的課堂中，女性同儕又佔了最大多數，間接形成了「傳統」等於「背書」，而背書應該是「女性」才會想要做的事。

Pittman(1994/1995) 便發現男性親密關係的建立有其困難，包括對象與方式，並稱其為男性的孤獨。校園裡的男學生同樣在建立關係時有相似的問題，在對象方面，受到同性戀恐懼症和厭惡女性現象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對自己的性別認同產生困惑，他們大都非常害怕自己有成為同性戀的傾向(Arnot et al.,1999; Dalley-Trim, 2007, Weaver-Hightower, 2003)，或者因而「惹上」同性戀者，甚至被同儕直接貼上同性戀或娘娘腔的標籤。

在班上女性同學眾多的情況下，許多活動的過程中，要處理粗重的工作都是由男性同學來負責，在這個機會點上，就為屌人群體創造了一個彰顯男性特質的舞台，很粗重的事往往可以看到屌人們義不容辭的幫忙，屌人們厭惡且嘲笑那些沒辦法幫女生做粗重工作的男生。簡言之，在此環境中，所有可以找回「男性認同」與彰顯男性特質的行為或範例，都會成為屌人們所堅持與信仰的標的。

三、中文系所男學生如何洞察結構的限制？又創造什麼樣的文化？

過去以階級、族群為焦點的研究，即便被外界聲稱是以男性的研究角度在從事研究，但是，在社會情緒的宣洩及資源的分配上，從事男性的研究，在女性主義戮力揭露性別不均等的情况下，難免會和女性主義為主的研究存在競爭且緊張的關係。而本研究主要是希望從再製的性別關係中，更細緻的去思考教育場域內的既定文化對男性的限制與禁錮。Fordham(1993)就曾經描述非裔女性之間顛覆與多樣的女性特質(womanhood)，是如何受支配的父權社會影響。其發現了這些女性如果想要成為學校裡高成就的人，就必須要透過「性別超越」(gender passing)，去模仿及表現異性的特質。因此，這些女性把無聲或沈默視為挑戰的行為，並且在師生互動過程中模仿男性的形象，包括聲音、思考與書寫風格，藉以實現學業的成功，此外，也有人透過學習男生同儕滑稽的動作或小丑的聲音來增加自己的能見度，拒絕順從優良的行為標準，但也會避免自己踏入不良行為的範圍。這些女生總是會找尋一個「安全文化空間」，為了學業成功她們總是必須付出代價來偽裝、超越自己原有認定的性別特質。

在本研究中，有些男學生可能在結構的限制下，抑鬱難耐而發展出反抗中文科系的學習內涵，也有人可能服膺於結構進而沾染了女性化特質，帶著男兒的軀體卻內化女孩的心靈試圖融入中文科系的文化，以爭取生存的空間。或許，有些



男生為了突破以女性為主的結構必須披荊斬棘，他們可能適時的內化女性特質卻又極力維護男性應有的尊嚴，以避免自己在此學習環境的生存空間與發生權力遭到剝奪。

畢竟，並不是所有男性都能夠成為傳統性別社會文化下的受益者，還是有些男性身處在既定文化框架之外，可以窺見本研究中就讀中文系所的男學生，他們必須日以繼夜的創造各式各樣的文化，去找回原本社會期待男性所應該享有的利益與尊嚴。因為他們感受到維繫生存的「男子氣概」因為就讀科系的因素，在社會、學校乃至家庭中逐漸消失，擔心利益遭到剝奪，於是有意識的知覺場域中的各式限制，有時加以突破，有時卻要臣服。

從社會學的理论分析，社會再製的理论使我們重新省思結構中的不平等現象，而過去研究比較強調性別不平等現象透過社會再製的過程加以延續，甚至是性別二元對立的假設，也比較關注在社會再製過程對於性別隔離現象的強化。由此，Connell (1987)卻指出，社會再製的概念過於悲觀，只看見了無法改變的社會結構，事實上，社會結構是不斷被組織，而非固定不變的再製過程。這將使個人的生命歷史呈現出結構與個體行動之間，不斷互動下的動態歷程，個人很有可能透過日常作為的實踐過程，來回應結構對於個體選擇之限制。

對應本研究，在社會結構「男偏理、女偏文」的觀念限制下，走上與結構不同方向之「男偏文」的路徑，這群男生的故事，即是個體之行動與結構的框架不斷互動的過程，藉由此歷程，不僅得以檢視這群男生如何做出個體的行動選擇，也能凸顯社會所建構的性別意識型態框架如何發揮再製的影響力，而個人又是如何突破再製，或是走向再製的路途，反而彰顯了出男學生們洞察結構限制及創造文化的動態歷程。

陸、結論

對應本研究標題「吾乃男兒身，何來女人心？」，所謂「男兒身」乃意指男性生理及社會傳統的男性價值觀點，「女人心」則是指其進入性別非傳統系所的脈絡所被加諸的觀點與行為期望。因此本研究將整個研究脈絡置於男學生進入性別非傳統系所的歷程性瞭解，先就他們的想法與行動作整體性的瞭解之後，再將之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去解析，並發掘其中的群體內部差異，以檢視社會結構性別



不均等的議題作論證，也可關注到學生意圖轉變社會結構的行動策略，才不會忽略男學生在非傳統系所的學習領域爭取學校成功之典型，透過男學生文化之描摩，使教育場域的性別議題能夠有更深一層的省思與改變。特別是本研究對象師範院校的中文科系的男生以國文作為大學的選擇，在男學生的觀點中，他們感受到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內，自己常常會被外界視為「異類」。

因此，不論孩子自幼從家庭文化、社區、學校乃至到社會上，都從周圍染習社會對於特定性別做出相應的行為模式期待，而臺灣社會的家庭父母對於孩子氣質的認可，也會因為男性與女性而產生差異，然而，對應本研究由中文科系畢業的男學生，性別社會化的觀點，提醒我們在檢視男學生走入社會普遍認知需具備情感、細膩思考、文靜之女性特質的學習場域時，須留意社會文化脈絡的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對這些男學生所造成的影響。

在學校學習的階段中，高中在做大學志願選擇時，教師與同儕對於男性的期待裡，第一志願就是要就讀理組，即便選了第二志願就讀社會組，那麼男生在社會組所選的科系也應該是法律、政治、商業等社會組中較為「陽剛、有氣魄」的系所。在研究過程中，男學生發現大學老師給予女生的期待就是你們要好好培養氣質，因為那些有錢的男生都喜歡文學院的女生，特別是當老師的女生。而男生呢？當男生期待老師可以給予正面的評價時，老師卻可能因此而靜默。由於「可期待性」不高的緣故，男學生們多感到社會與學校所給予的是一種「無聲」、「冷淡」的回應。

結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從學生適應及文化創造的觀點而論，學生勢必會對社會與學習環境做出回應，而試圖以主動性的回應來面對社會上的冷，以創造性的方式來面對學習環境中的傳統氛圍。在此情況下，從微觀的角度探究其發展的符碼(symbol)系統，待描述他們的適應觀點與策略之後，再進一步解析該符碼的社會文化意義。

而本研究以「微觀」的角度發現師範院校中文系所男生為適應環境所產生的觀念與行動之外，也結合「鉅觀」的社會文化脈絡，解析這群男生的觀念與行動是如何受到後天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從微觀的取徑發掘這群男生的文化符碼，並透過解析他們在結構環境下生成的觀念與行動，以呈現文化符碼所代表的社會文化意涵，瞭解整體社會文化與行為模式的關係，以充實文化的微觀特質與鉅觀的脈絡性意涵。



參考書目

- 李惠恩(2001)。非傳統科系的選擇—家政領域男學生就學經驗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林昱貞(2002)。批判教育學在臺灣：發展與困境。教育研究集刊，48(4)，1-25。
- 武曉梅(2004)。成人學生的補校教育觀——一個國小補校班級的民族誌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郭怡伶(2005)。磨蹭的快感？—阿魯巴的男子氣概建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曾雅玲(1997)。護理界也需要兩性教育—談如何避免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男護生之影響。護理雜誌，44(3)，56-60。
- 曾雅玲(2000)。男護士—探討隱藏在性別與職業角色下的問題。護理雜誌，47(1)，69-73。
-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北市：學富。
- 黃鴻文(2011)。抗拒乎？拒絕乎？偏差乎？—學生文化研究中抗拒概念之誤用與澄清。教育研究集刊，57(3)，123-55。
- 甯靜瑩(2000)。選擇非傳統性別職業/科系之碩士生生涯發展歷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 Connell, R. W. (2011)。性別的世界觀(劉泗翰，譯)。書林。(原著出版於2009年)
- 楊巧玲(2007)。學校中的性別政權：學生校園文化與教師工作文化之性別分析。臺北市：高教。
- 楊政議(2000)。男護士的緣起、發展與相關研究。護理雜誌，47(4)，47-51。
- Pittman F. (1995)。新男性：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楊淑智，譯)。牛頓。(原著出版於1994年)
- 鄭英傑(2007)。揭露下課十分鐘之秘密—小六學生遊戲及其階級因素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謝小苓(1995)。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臺北市：時報文化。
- 謝宜家(2000)。土木科系大學畢業女生進入營建業的發展(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Arnot, M., David, M., & Weiner, G. (1999). *School boys and social change*. In *Closing the gender gap: Postwa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 Arnot, M. (2003). *Male working-class ident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A reconsideration of Paul Willis's Learning to Labour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C. Vincent (Ed.),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pp. 97-119). London: Routledge.
- Calhoun, C. (Ed.). (2002).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Reference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October 30, 2012, from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s/ENTRY.html?subview=Main&entry=t104.e1039>.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 W. (1996). Teaching the boys : new research on masculinity, and gender strategies for school. *Teacher College Record*, 98(2), 206-237.
- Dalley-Trim, L. (2007). The boys' present...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acts. *Gender & Education*, 19(2), 199-217.
- Etzkowitz, H. (1971). The male sister: Sexual separation of labor in socie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3(2), 431-434.
- Fordham, S. (1993). "The loud black girls": Women, silence, and gender "passing" in the academy.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24(1), 3-32.
- Gilbert, R., & Gilbert, P. (1998). *Masculinity Goes to School*.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Giroux, H. (1983). Theories of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 (3), 257-293.
- Gutmann, M. C. (1997). Trafficking in men: The anthropology of masculi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1), 385-409.
- Holland, D., & Quinn, N. (1987).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vat, E. M., & Lewis, K. S. (2003). Reassessing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The importance of peer groups managing academic succes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6(4), 265-280.
- Meyenn, B., & Parker, J. (2001). Naughty boys at school: perspectives on boys and discipline. In W. Martino & B. Meyenn (Eds.), *What about the boys?: issues of masculinity in schools*, Vol. 12 (pp. 169-185).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c an Ghaill, M. (1994). *Local student cul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In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pp. 51-88).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lummer, D. (2006). Sportophobia: Why do some men avoid sport?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30(2), 122-137.
- Segal, B. E. (1962). Male nurses: A case study in status contradiction and prestige loss. *Social Forces*, 41(1), 31-38.
- Stenberg, L. A. & Dohner, R. E. (1992). Men in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a mentor on career choi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10(2), 28-37.
- Weaver-Hightower, M. B. (2003). The “Boy Turn” in research on gender and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3(4), 471-498.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